

就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的困局 探討語文自學中心的角色

楊鍾基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香港大專畢業生的語文水準日漸下降，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憂慮。如何衡量語文水準的低落？語文水準下降癥結何在？「語文自學中心」此一新興設施對於提高大專學生語文水準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本文擬結合近日所做的調查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對上述問題略陳管見，就教高明。

香港大專畢業生的語文水準低落雖是不爭的事實，但語文教育工作者卻常被要求提出具體的數據，而且有效的改革方案也有賴準確掌握問題的癥結。客觀反映一般中學畢業生和預科生的語文水準，中學會考的「中國語文」科和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成績當然有其充分的代表性。以下是最近五年中國語文科平均成績摘要：

年 份	A級%	E級及以上%	F級及以上%	不予評級%
1991	2.28	58.92	79.31	20.69
1992	2.12	59.54	80.52	19.48
1993	2.2	59.3	80.4	19.8
1994	2.0	57.4	77.3	22.7
1995	2.0	56.7	77.7	22.5
1996	1.8	55.6	76.8	23.1

由於中學會考主要採用常模參照 (Norm Referencing) 的原則來評定學生成績，在評級政策和預設常態曲線的局限之下，未能反映絕對水準的急劇下降。即使如此，在上表仍然可見A級成績由1991年的2.28%降為1996年的1.8%，合格率由1992年的59.54%降為1996年的55.6%，而成績極劣不予評級的比率則由1993年的19.8%升至1996年的23.1%。

預科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在1994年設考，至今只有三年的數據：

年 份	A級%	E級及以上%	F級及以上%	不予評級%
1994	2.8	88.6	99.1	2.9
1995	2.6	85.0	96.6	3.4
1996	2.3	82.9	97.0	3.0

以筆者參與本科評核的經驗，88.6%合格率的設定，顯然遠較學生具體表現的絕對水準為寬。即使如此，對比三年的數據仍然可見水準的降低。

在公開考試成績之外，亦可從各界人士的主觀評價觀察。筆者曾在去年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評議會委託香港統計及商業研究社進行的一項有關大學學制的問卷調查。此項調查分別訪問了347名大專教師、570名大專學生、396名中學教師、310名僱主，以及47名政界人士。在詢問被訪者是否滿意最近五年來大學在培養學生人際溝通能力的表現時，要求被訪者以1至5表示「非常不滿意」至「非常滿意」的程度。所得結果：大專教師平均給分2.58、大專學生平均2.92、中學教師平均2.72、僱主平均2.95、政界人士平均2.64，全部平均數都在中數「3」以下。在要求被訪者評價最近五年的大學畢業生是否有良好的中英語文能力時，大專教師、大專學生、中學教師、僱主和政界人士的平均滿意程度分別是2.17、2.29、2.36、2.74和2.38，站在教學前線的大專教師所給的評價最低，有19.3%選擇「非常不滿意」的「1」，48.1%選擇傾向不滿意的「2」，亦即表示不滿意的共達67.4%之多。至於填答「非常滿意」的教師竟無一人。

進而追究成因，問卷接著提出一系列大學教育的問題，請被訪者表示該等問題是否存在。茲摘錄筆者認為可能導致語文水準下降的幾項：

			大專教師 %	大專學生 %	中學教師 %	僱 主 %	政界人士 %
一	大學教育普及化，收生增加，相對資源不足	是	61.7	77.4	62.9	70.6	44.7
		否	30.0	14.9	22.5	20.3	44.7
		唔知/難講	7.8	7.2	13.6	9.0	10.6
		漏答	0.6	0.6	1.0	0.0	0.0
二	大學新生水準下降	是	89.3	91.2	94.9	88.1	85.1
		否	5.2	3.3	1.8	8.4	12.8
		唔知/難講	5.5	5.4	3.3	3.5	2.1
		漏答	0.0	0.0	0.0	0.0	0.0
三	大學生學習不積極	是	68.3	62.8	65.7	52.6	48.9
		否	17.3	23.0	11.9	29.4	38.3
		唔知/難講	14.4	14.0	22.2	18.1	12.8
		漏答	0.0	0.2	0.3	0.0	0.0

四	學制太短，學習時間不足	是	61.4	63.2	41.7	28.1	63.8
		否	30.0	28.2	44.2	60.3	27.7
		唔知/難講	8.6	8.4	14.1	11.6	8.5
		漏答	0.0	0.2	0.0	0.0	0.0
五	大學教師質素差/教學不積極	是	21.3	34.9	21.7	32.3	23.4
		否	53.9	42.3	31.6	36.8	46.8
		唔知/難講	24.5	22.5	46.7	31.0	29.8
		漏答	0.3	0.4	0.0	0.0	0.0
六	香港社會總體教育資源不足	是	43.2	52.8	62.6	61.3	61.7
		否	43.2	26.7	25.8	31.6	34.0
		唔知/難講	13.5	20.4	11.6	7.1	4.3
		漏答	0.0	0.2	0.0	0.0	0.0
七	香港總體教育政策混亂、欠方向	是	69.2	53.9	76.5	64.5	63.8
		否	15.0	18.1	11.4	24.2	25.5
		唔知/難講	15.9	27.9	12.1	11.3	10.6
		漏答	0.0	0.2	0.0	0.0	0.0
	基數		347	570	396	310	47

上列數據顯示，大部分被訪者同意大學教育普及、入學者的水準下降、大學生學習不積極、學制太短、學習時間不足等等，都是大學教育存在的問題。相對於只有略多於四分之一的被訪者認為大學教師質素差或教學不積極，接近三分之二的被訪者認為香港總體教育政策混亂、欠方向是根本的問題，而且香港社會總體教育資源不足也為種種改革方案造成障礙。

問卷繼而探討各界對現存大學學制的意見以及有關改制的種種顧慮，其中最後一條問題及其答案情形如下：

Q11. 最後，考慮到假如改革現行學制，可能需要增加資源，或使學生延期畢業，或減少收生人數，你對大學學制的大致取向是：【只選一項】

Q.11	大專教師 %	大專學生 %	中學教師 %	僱主 %	政界人士 %
1. (不必改)維持七 三年制	16.7	20.5	23.0	39.4	23.4
2. 應考慮改為六四 年制	60.5	44.7	40.9	31.6	55.3
3. 應考慮改為七三 加基礎年制	13.8	23.7	23.0	15.2	10.6
4. 應考慮改為：其 他選擇	3.7	6.3	2.0	3.9	4.3
9. 唔知/難講	5.2	4.2	10.9	10.0	6.4
11. 漏答	0.0	0.5	0.3	0.0	0.0
基 數	347	570	396	310	47

被訪者的傾向非常明確，即使面對種種困難，蒙受若干損失，超過四分之三的大專教師和接近四分之三的大專學生都認為有必要改變現行學制。表面看來，一篇討論語文教學的論文，卻引出社會各界人士對大學年制的意見，似乎小題大做，借題發揮。可是，筆者正擬加倍強調，本文的題目對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用上「困局」一詞，正是因為目前的情況是一個結構性的困境，這困境來自將原有六年中學四年大學割裂成為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三年大學四段，導致大學階段的教學時數嚴重不足，無從補救。

上述的憂慮是否危言聳聽，只需回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教育的歷史，便可找到答案。中大由崇基、新亞、聯合三間書院組成。在大學成立初期，各成員書院保持課程設計的自主。以新亞書院為例，規定全體學生必修大一及大二國文，選修大三國文。當時的中文中學每周中國語文課約有八至十節，加大學學額短缺，能進入大學的都是中學的精英。這些精英在大學再接受兩個學年課程的中文訓練，畢業後自能應付裕如。此外，除了規定必修的大學國文，大學還設立語文中期考試，必須及格始可升級。可惜，這些良法美制隨著歲月遷移而日漸萎縮。首先，取消了中期考試和大二國文，在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中期，僅保留大一國文必修。至1986年加入甄別豁免機制，成績較佳者可以免修。到了1994年，隨著三年制的全面落實，在中大行之二十餘年的大一國文宣告取消。尤有甚者，相對於二十年前的精英教育，近年來大學學額大幅增加，入學者的語文水準相對下降；相對於二十年前的中學生一般每周有八至十節的中國語文課，現

時的中學課程只有四至六節。前後比對，本港十餘年教育發展的趨勢，學額愈開愈多，學生質素愈來愈差，而用於中國語文教學的時數相反愈來愈少，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難道不是陷入無從超拔的困局嗎？雖然，近年來唯一令人滿意的，是在中學預科增設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但是由於高中階段的積重難返，以及部分院校在收生要求上的漠視，使該科的作用有如杯水車薪，根本無濟於事。

在上述調查之外，筆者現正參與一項由香港中文大學就業諮詢委員會的提高語文能力專責小組設計的調查，該調查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工商研究所進行，問卷分別發予本港僱主、大學教師和學生。由於本文定稿之際，此一大型調查的數據尚未齊備，在此僅擬討論問卷所設的提高大學語文程度的方案。根據初步調查，一般論者提出下列寬緊不同的建議：

- 一、設計英文、中文及普通話考試，學生必須及格，才可畢業。
- 二、規定學生須於畢業前參加上述考試，將成績列入紀錄，以供僱主參考。
- 三、強制學生在大學階段修讀語文課程。
- 四、強制學生修讀以各種語文為教學媒介的學術科目。
- 五、要求各系教師在評閱習作時給予語文分數，以助提高語文程度。
- 六、鼓勵學生使用語文自學中心。

要分析上述六大方案是否可行，必須首先認識香港的語文環境和中學的語文教育。筆者與其他幾位同事和友校學者正合作進行全面檢討八十年代至今本港中國語文教育的研究。就初步完成的「香港語文教育大事年表」所見，使人不勝感慨的，就是今天深刻呈露甚至近於積重難返的問題，早在八十年代的最初幾年已經有人大聲疾呼，敲響警號。例如1980年的中六教育報告書建議擴闊中六課程，在中國語文教學中引進聽講能力的訓練，教授普通話；教育界的有識之士也提出了全面實施母語教育以及將高中統一為三年制的主張。其中不少意見得到國際教育顧問團的認同。自從1984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成立，接連發表了許多份報告書，可是本港學生的語文水準卻是不升反降，究其癥結，至少有下列數點：

一、香港是華洋雜處的國際城市，市民當然有學習英語的需要。但是，要學好英語和使用英語為教學媒介，是截然不同的事。教育實踐證明，只有少數的精英可以接受雙語教育。一般的學童，在初中階段改變教學媒介，母語和外語互相干擾的結果，是雙語互減的效應。邯鄲學步，無所適從，使一般學生厭倦學習，羞於發問。語能崩潰，導致學能崩潰。這樣的惡性循環，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學額的增加而日趨嚴重。教統會在早期的報告書中多方砌詞推卸責任，直到第六號報告書終於承認問題所在，可是對於母語教學的推動只是徒具空文。母語教育一天不在中學落實，香港學生的語文能力便無從提高！

二、香港的教育政策，在教學語文上固然是重英輕中，在語文教學上何嘗不是如

此？繼中文中學會考取消，中國語文科和文學科分家，中學各級用於中文科的教學時數日漸減少，這固然直接影響到中文水準，可是相對增加的英語教節，在課堂上所學的正確英語，卻被其他各科教師發音不正甚至語法不通的英語所抵消。雙語俱廢的結果，是表現為中英混雜的港式語言，以及惡性歐化、廣東口語夾纏不清的文章。

三、語文學習是一個長期延續的過程，更需要薰陶浸潤。就狹義的每周教學節數而言，中文科的節數不足已如上述。從宏觀的角度看，則是從小學到大學各個學習階段的斷裂，以及以考試為取向的學習方式，對語文教育造成妨礙。尤其是高中只有短短的兩年，面臨決定前途的公開考試，各科的學習只能囫圇吞棗，中文科亦不例外。兩年的預科，所學更為偏狹，亦以通過公開考試為取向。在「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未設立之前，大部分的預科生都不選讀中文，更形成中文學習上的真空。近年來「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出現，似乎帶來一線曙光，可是，承接中學階段普及教育和雙語互擾的種種問題，一般學生一時未能掌握該科較高層次的學習方式，加以設定的合格率偏高和部分院校降低對此科的入學要求，也出現了學生輕忽視之的危機。目前已經出現了的事實，就是大專學位接近供過於求，不少連「中國語文及文化」科88.6%的合格率也達不到的學生都能進入大學。還有等而下之的進入訓練未來小學師資的教育學院，另外一個更使人憂慮的惡性循環正在形成。

經過上述背景分析之後，當可看到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育所面臨的困局。整個語文水準的大滑坡早在大學階段之前就已經形成。不改變中學的教學媒介，不增加中學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節數，不延長高中階段的學習年限，不改變中六預科的教育取向，而將問題帶到大學階段，身為大學的語文教育工作者顯然是無奈而且無助的。

回顧上文調查問卷所設定的提高大專學生中文水準的方案，試作下列回應：

一、首先，增加教學資源似乎是立竿見影的速效良方。姑勿論語文課程本身是頗為昂貴的，即使投入大量的金錢，倘若大學三年制不改變，則一般學生能用於修讀語文課程的學分極為有限。算一條簡單的題目：以中大為例，三年制畢業，學分下限為99，加上每學期以修讀18學分為限，則三年修讀學分的上限為108。以主修學系要求72學分為例，加上通識教育和體育的17學分，共89分。倘若學生選擇副修，以平均20學分計算，則已沒有任何分額可供修讀語文課程。由此可見，倘若規定三年制學生修讀語文科，則必須犧牲副修。想要兩者兼得，就必須延長年制。

二、通過規定學生修讀某一教學媒介的科目來達到提高語文程度的目的，似乎是惠而不費，一舉兩得。可是就其內容並無新意而言，目前的大學畢業生早已在大學階段接受了中文或英文為教學媒介的教育，而在事實上並非聽了用英語教的課在英文便能有優異的表現，亦非上了說中文的課就提高了中文的水準。進而就教學媒介與學習的關係而言，有如前文所論，倘若強制地用了不適當的教學語言，不是教學媒介妨礙了該科知識的學習，就是精於學科而未必精於語文教學的各系講師可能傳染了不足為

法的語文習慣，事實上並非每一講師都能講標準的英語或普通話。

三、要求各系教師在評改習作時為學生所用的語文評分，其流弊除了越俎代庖之外，對於精於本科而未必精於語文的講師而言，亦屬有心無力。

四、在認識到種種強制性措施的困難之後，餘下的三個方案，都傾向於由學生自行學習。自行學習的原則，在語文能力的培養上極為重要。事實上，由於大專學生的程度參差，不太可能設計出一項適合每一個人的語文課程，所以不設必修科而只要求學生通過考試符合一個足以畢業的標準，可說是公平和合理的。上文的方案一和方案二，其分歧在於不同的科系，針對畢業後不同行業的語文要求，是否可能或是否適宜訂立一個單一的合格標準？二者擇一，筆者較為傾向於要求學生接受一個測試，只設等第，而不強劃合格界線，留待各系或未來僱主依據本身的要求訂立取捨的標準。可是在近幾年來從事建立語文能力測驗試題庫的經驗，卻使筆者對於是否有一簡單的測驗就能準確標示答卷者的語文能力感到疑惑，從而認為有審慎研究的必要。

在分析了其他方案的可行性後，筆者認為，語文自學中心的設立最能切合當前的需要。針對正規課程沒有足夠學分修讀，自學中心提供了利用課外時間的餘裕。因應學生程度參差、學習取向不一的問題，自學中心可以安排多元化的自學模式和提供多種不同的自學媒介，發揮靈活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學語文自學中心中文部自從去年十月全面投入服務，大半年來，在設計服務項目累積了一定的經驗，謹此提供以為緩解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的困局時參考：

一、相對於「語文自學中心」對「自學」的強調，命名為「語文輔導中心」可能更能彰顯其角色。相對於五花八門的自學媒體，例如收音機、錄音機、錄像機、電視、書籍、報刊雜誌、電腦等等，語文自學中心所提供的個人寫作和語文學習輔導才是最有效和最珍貴的。長駐中心的專責導師，對使用者因材施教，因勢利導。這是一般名額日增的正規大班課程所不能做到的。語文導師的具體工作包括主持講座和短期速效課程，編寫自學封套，設計和監察各種語文能力測驗，進行自學指導和寫作輔導。輔導的對象既包括自感不足要求補救的初學者，也包括精益求精、希望更上層樓的人。

二、倘若以醫療保健為譬喻，語文自學中心可說是扮演了語文醫療、保健和美容的角色。中心為使用者提供各種診斷性質的測試，發掘語病所在，從而提出「處方」，指導使用者或參加短期課程，或試做某一學習封套和電腦程式所提供的練習。更進一步，有病治病，無病強身，導師也會提供加強語文能力的建議，既為立即付諸應用的書函、問卷或已撰成的學術論文提供修飾文字的「美容」服務，也為有志從事文學創作的使用者塑造個人風格提供長期跟進的指導。

三、語文自學中心在宣傳的時候頗為強調使用者個人的獨立性：自為主宰，自定目標，自設進度，自排時間，自選媒介，自力更新，自由自在，自得其樂。可是在語文尤其是口語的學習，極其需要營造語言環境以及學者之間的交流。中大語文自學中

心的發展方向，即在提供種種人際溝通的機會，除導師與使用者個人的接觸和小組講座的群體接觸之外，設立「普通話特區」，讓學生在閒談之中練習普通話，又為使用者之間進行轉介，讓使用不同母語者交換學習，又或設計電子通訊網絡，為用者之間的網上交流提供條件。

四、因應上文分析所指出修課時間不足的問題，中大語文自學中心在講座的设计上採取了彈性的方式，例如中文系多年來為外系學生而設的「商用中文」選修科，儘管每年開設12組，容納學生300人，但是候補名單卻多逾千人。語文自學中心的導師，將「商用中文」的教學項目劃分為若干單元，採用短期講座的形式教學生按時間和需要自由參加。至於普通話的學習，語文自學中心採用的，也是與正規課程互相補足的方式，開設的講座包括「普通話拼音入門」、「看電視——談三國」以及「普通話文化講座」。前者著重於打好基礎，而後兩者則要求與生活及文化結合，提供較高層次的談話內容。在座談當中，不斤斤計較發音以至語法和用詞的準確而求其流暢。類似而更為不拘形式的活動，就是在「普通話特區」舉辦的「普通話龍門陣」，可說是無所不談。此外，因應中文在電腦應用的普及程度不高，語文自學中心開設的「中文電腦輸入及檔案處理」，一直是廣受用者歡迎的講座。

總結全文，不論從公開考試的成績以及各界人士主觀意見的量化數據，在在反映出香港大專學生中文水準的低落。在詳細分析各種原因後，發現問題來自政策性、制度性和結構性的困局。此一困局使得大學現有的正規語文課程無從發展，更遑論發揮作用。語文自學中心靈活變通的安排，或可為打開目前的困局扮演積極活躍的角色。